

具体到埃斯波，安多拉表示，该市也在寻找新的增长引擎，并将阿尔托大学作为当地的人才来源。由于只有5万人，所以诺基亚3500人的裁员规模给当地造成了沉重打击。一些学医的女性不得不离开待遇优厚的诺基亚，重返护理岗位。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更多的裁员可能还会接踵而至。当诺基亚放弃塞班时，将支持工作外包给了埃森哲。埃森哲虽然接手了很多员工，但也警告称，由于塞班业务持续萎缩，该公司可能展开更多裁员。

芬兰就业和经济部企业与创新主管米卡·劳塔纳拉(Mika Lautanala)表示，政府通过教育、培训和其他方式为被裁的工人提供帮助。但他也表示，由于造纸等行业也处于下滑之中，芬兰的裁员人数正在增加。他说，被诺基亚裁掉的工人有60%找到了新工作或新“出路”，但他也承认，倘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这一比例可能会降低。

然而，芬兰丰富的人才仍然可以到其他公司发光发热。安多拉告诉我，一家日本移动游戏开发商计划搬到埃斯波，华为也承诺在赫尔辛基开设新的办事处，重点是提升Android和Windows Phone设备的用户体验。与安多拉一样，劳塔纳拉也对诺基亚抱有希望，他还是诺基亚手机的老用户。但他不认为诺基亚可以恢复往日的辉煌，他与这家老迈的巨头之间也没有建立情感纽带。

“没必要非得死撑着一家缺乏竞争力的公司。”他说，“应该寻找新企业。”

## 继续前进

到了周五，暴雪已经肆虐了两天，前往市中心的道路变得异常难走。为我带路的是瓦尔托·罗卡南

(Valto Loikkanan)，他在赫尔辛基市政府资助的EnterpriseHelsinki组织担任商业顾问，专门为当地创业公司提供支持和建议。

“等到天更冷、雪更大时，就得穿一大堆衣服。”罗卡南边说边在雪地中费力前行。来到斯多克曼(Stockmann)百货中心后，他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带着我穿过了一系列地下通道和相互连接的商店。

诺基亚的衰落与芬兰的文化转型几乎同时发生。曾几何时，能到一家业绩稳定的大公司工作，是多少芬兰人向往的“成功”。自主创业只是无可奈何的决定。但近几年来，创业精神迅速蔓延。Rovio的成功激发了很多大学生一试身手，创业氛围堪比美国硅谷。

随着年轻人的创业热情日益高涨，诺基亚也通过Bridge项目支持了很多小型企业。该项目为诺基亚前员工提供帮助，为他们提供技术培训、财务援助，甚至是专利支持。例如，希望让MeeGo复活的创业公司Jolla和开发者媒介服务Mobile Brian Bank都得到了Bridge的鼎力相助。

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有没有诺基亚，芬兰都会向前发展。这周初，有一个人急匆匆地来到赫尔辛基市中心的诺基亚旗舰店，像是在找什么东西。销售员礼貌地向他问好，接着向他推荐起最新一代Lumia手机。但这个人只是在为iPhone找一副替换耳机，于是，销售员无奈地为他指路，告诉他最近的苹果零售店怎么走。

我在芬兰碰到过一个的哥，他用的是iPhone 4。等到合约过期后，他还准备升级成iPhone 5或Galaxy S。几分钟后，他又说也会考虑Lumia。

“我听说诺基亚手机比以前好多了。”他说。

(来源：新浪科技 思远\文)

(上接19页)

成立，一个新的手机品牌诞生了。两个月后，梁建国的三款单核智能手机就生产出来了，而且整个市场形势非常好，“看到这种情况，我当时信心十足，心想这真是个赚钱的好买卖，比在家里做五金来钱快多了。”梁建国这样对本报记者说。但朋友建议应该和双核智能手机一起推，因为双核当时才刚刚开始。而由于无自有生产工厂、无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加上对整个市场变化的把握不够，原本计划11月推出的双核手机直到12月才匆匆上市。

上周，推出三款单核智能手机和两款双核手机的梁建国信心满满地开招商大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单

核做低价，有双核做高端，可以“上下通吃”。然而，几十家渠道商不是将产品“一抢而光”，却是对产品不断压价，因为市场上已经出现众多国产双核智能手机，而且四核国产智能手机也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招商大会我都花了十几万，渠道商最后都只是订了一些手机作为样机，五款手机订货总共不超过500台，一千万打了水漂。”梁建国无奈地对本报记者表示。

(来源：广州日报 段郴群\文)